

改编自著名汉学家高罗佩小说,央视八套首播,奈飞已购海外版权 古装剧《大唐狄公案》今海内外同步上线

■本报记者 王彦

70多年前,著名汉学家、作家、荷兰外交官高罗佩开始改良中国传统公案小说,他借鉴中国文化的元素,融合西方侦探小说的类型写作手法,最终历时18年著成《大唐狄公案》。唐朝武周时期官至宰相的狄仁杰,被塑造造成“中国版福尔摩斯”,进入世界文坛。

今晚,改编自同名小说,古装悬疑剧《大唐狄公案》将在央视八套首播,优酷海内外同步上线。与此同时,奈飞也已购入该剧播出版权,作为奈飞首部购得的中国古装悬疑剧,该剧将在稍后登陆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高罗佩的原著小说里,围绕狄仁杰这一主角,作者铺开了唐朝民俗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绘就了一幅涵盖了从士大夫到贩夫走卒的浮世绘。今与观众见面的新剧由张嘉益任艺术总监,李元亨任总导演,京榆为总编剧,周一围、王丽坤、钟楚曦领衔主演,张嘉益、张若昀特邀出演。

由狄公年轻时讲起,以单元案件布局古装推理

电视剧《大唐狄公案》以单元案件布局谋篇。主创从小说里遴选凤印案、屏风案、黄金奇案、雨师传说、红亭子、沙漠追凶、空葫芦、云雀啾啾、朝云书信等九大奇案,以彼此独立又与主线呼应的形式打造古装硬核推理故事。

作为全剧开场首个案件,凤印案在原著基础上进行了二创与扩容。象征至高无上权力的“凤印”丢失,城中疯传的“天火”流言,尚未拜官赴任却已面临重重疑云和挑战,青年狄仁杰的命运一开场便令人揪心。事实上,这段剧情简介一定程度透出了《大唐狄公案》的独到之处。都说“唐生狄仁杰,宋出包龙图”,狄仁杰身后被写入了各朝代的文艺作品,成为大众视野里的文化符号、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之一。此次《大唐狄公案》将镜头对准鲜为人知的狄公青年时。剧中的狄仁杰文武双全、恣意洒脱,“好管闲事”既是他生动鲜活性格



《大唐狄公案》海报。

底色,也照见人物内在捍卫律法正义、对真相一追到底的炽热之心。

总导演李元亨表达创作初衷:“人世无常,义理永存”是原著的精髓,也是改编的基础,更是这部剧的底色。”总编剧京榆则表示,剧本创作追求“凡有伏笔,必有交代”,希望将东方公案中“案发—查案—破案”的叙事闭环发挥到极致。

“这一个狄仁杰”,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笔

电视剧《大唐狄公案》的创作历时九年,台前幕后近三万名工作人员将东方审美贯穿拍摄全程,全剧覆盖长安、蓬莱、兰坊等大唐地域,既展现了沙漠、海岛、中原、雪域的自然风光,又有市井、江湖、庙堂等多元的人文场景,制作不可谓不精致。比如黄金奇案里,美术团队以1:1的比例搭建了一条完整的

70余米长的唐代古船;雨师传说里,雨师赤松子这一形象,源于古代经典《山海经》,传统文化基因在影像中有了丰满血肉。

“狄仁杰”的故事早已随各种电影、电视剧、网剧甚至短剧进入千万家,“狄仁杰”亦几乎成为《西游记》之外又一个重要的中国故事IP。此前观众熟悉的《神探狄仁杰》,还是富大龙版本的《神探狄仁杰前传》,或陈宝国的《龙珠风暴》,乃至徐克导演的系列影片,本世纪尚没有一部影视作品由高罗佩小说改编而来。但恰是被称为“精神古代中国人”的高罗佩,写出了与《资治通鉴》《旧唐书》乃至吴趼人的公案小说《狄公案》、林语堂的历史小说《武则天》里颇为不同,免于脸谱化的狄仁杰。

高罗佩笔下的“这一个”狄仁杰有良知有担当,同时也有局限。他既有浓

厚的人情味道,他探索过程中遭遇的人、事、物也都彼此关联,共同营造着具体的时空。作家韩松落称:“高罗佩是狄仁杰故事的重新发掘者,也是狄仁杰故事的价值重估者,他把狄仁杰故事从亚文化推向了正典,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笔。”有意思的是,不仅西方受众曾关注高罗佩笔下的“狄仁杰”,钱锺书先生亦做过该小说的摘抄笔记。《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18册里,在所收编号为104的笔记本里就有钱先生摘抄的《黄金案》英文原著段落。

截至昨晚发稿时,电视剧《大唐狄公案》在平台预约人次已超过700万。正如高罗佩之子托马斯·范·古利克所说,“狄仁杰在西方有着很高的人气,西方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对古老的东方文化有着浓厚兴趣”,他和许多中国观众一样,期待电视剧在欧美地区播出,让更多人感受中国文化之美。

观众席

风靡20年的法语音乐剧《唐璜》近日终于登陆上海滩,一气连演18场,场场爆满。编排音乐剧《唐璜》是一种冒险,它不但被各类艺术演绎过,而且人物故事简单且被定义。令人惊喜的是法语音乐剧编创惯有感性表达的优势,法国主创与西班牙舞编强强联合,《唐璜》采取了弱戏剧叙事,强歌舞表达的手法,着力在身体性歌舞的设计展演上,用欢快的节奏和气氛填满舞台空间,使观众全程沉浸在唯美的亢奋之中,共同赋予剧中人物浪漫说教的迷人气质。

《唐璜》故事发生地是西班牙南部的塞维利亚,这里的吉普赛文化和浪漫放达的弗拉明戈歌舞艺术,以及敢爱敢恨的民族性格,自然成为音乐剧《唐璜》最好的艺术资源。制作人尼古拉·塔拉尔认为,歌舞很感性,能表达自由奔放和强烈的情感,可以给观众创造欢快的气氛。因此,法语主创的感性加上更加感性的西班牙舞编,强歌舞的表现力,使得《唐璜》能够在世界舞台上经久不衰。

身体的完美展示是全剧的亮点,《唐璜》善用身体语言,代入朴实的情感与审美。全剧没有语言对话,基本是用歌舞支撑全剧结构。全剧用足了弗拉明戈舞、踢踏舞的节奏感与整齐的身体群舞阵式,既交代故事发生的情节和地点,也成为人物剧情转换的过渡性提示。弗拉明戈舞的身体展开与控制富有美感,顺势一波又一波地推高观众的兴奋度。特别是男主角自带美感的身体线条与肌肉,充满着雄性身体的力量审美。而人物形体设计与演员自身的把握发挥,放纵不羁中透着优雅,一招一式不但演活了浪漫的唐璜,而且满身的性感气息,催生出现观众内心的多巴胺,自然使得满场此起彼伏的尖叫声不断。

音乐是歌舞的底座,有层次的音乐节奏,才能带动观众的情感起伏。作曲家需要解构已经被传统认知固化的唐璜,创造新的音乐形态。因此,在使用大量金曲循环之中,经过适度修饰的民族乐器与民族唱法,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原真性与当代观众接受度之间实现了很好的平衡。带有身体野性与自然主义风格的弗拉明戈舞,舞蹈强烈的节奏被音乐加持,并有机融合进色彩感与光亮感十足的音乐氛围中。视听贯通,创造出特殊的气氛,欢快充满舞台,犹如节庆,调动并呼应了观众情绪的上下起伏。

虽然音乐剧《唐璜》中“性与爱、占有与嫉妒、孤独与死亡”的主题相对弱化,人物性格转换也有些突兀,但这并不影响创作的艺术高度。超越宗教和道德,落位人性化立场的艺术处理,才更有生命力。因为,诞生于工业革命和消费主义时代的音乐剧,好看才是硬道理。

(作者为同济大学教授、上海戏剧学院客座教授)

《唐璜》：凭何俘获音乐剧女孩们的心

王国伟

去发光吧,《大慧星》中的“纯白兔子”

00后陈玉婷参演“上海制作”百老汇全英文音乐剧

■本报记者 姜方

新年伊始,在前滩31演艺中心驻演的上海版百老汇全英文音乐剧《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慧星》,日前刚结束了春节前的最后一场演出。赶在过年前,中外主创们一起去豫园城市漫步体验年味。剧中扮演索尼娅的00后音乐剧演员陈玉婷也第一次来到了豫园。

“来上海打拼闯荡两年多,每到过年前就特别感慨。”一身红衣、戴着喜气洋洋的龙头帽,冒着小雨逛吃逛吃的厦门女孩,心情和脚步一样雀跃。“看到了一个那么漂亮又新鲜、充满新春气氛的上海,对接下来的演出更期待了。”大年初四,她又将与伙伴们重返舞台,继续《大慧星》之旅。

随着《大慧星》首轮驻演的轰动,女二号陈玉婷这个“宝藏女孩”终于被更多观众看到和喜爱,也让她每次谢幕时都百感交集。观众眼中大红色调的星环状舞台如火树银花般耀眼,殊不知这个舞台倾斜又复杂,要在上面完成大量的唱跳段落难度极大。记得初登台时,需要做的所有动作的重心都跟在排练厅里完全不一样,当时穿的新鞋不太合脚,总担心在台上转圈时会不小心踩空。“勤能补拙,熟能生巧,陈玉婷这样应对排演过程中的挑战。

“我心中的索尼娅是一只有着安静光芒的‘纯白兔子’,温柔无害但其实很敏感,特别是想要保护自己珍爱的事物时,会爆发出非常惊人的力量。”早些时候,有人因为这个纤细的女孩不适合扮演“大女主”,而外柔内刚的陈玉婷用一个角色证明——努力和实力,是一个年轻音乐剧演员的立身之本。

她唱哭了百老汇的选角导演

在全球有近4500名演员报名,以百老汇流程为基础的国际化团队排演,上海版《大慧星》的竞争之激烈可见一斑。陈玉婷报名参演这部全英文音乐剧,不仅是为了挑战自我,更实在在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剧系念大二时就喜欢上了《大慧星》的音乐,特别是剧中女主角娜塔莎的著名唱段《别无他人》,正是她期末考试时的曲目之一。

在应聘上海版《大慧星》角色那天,女孩特意穿上了剧中娜塔莎会穿的白裙子,还戴上了怀表项链,唱响了《别无他人》。她还说,当时揣着一颗想要靠近原版娜塔莎的心,一颗对角色努力争取的心,一颗极为紧张的心。也许这份重重叠加的矛盾

和纠结,刚好特别符合娜塔莎在《别无他人》中的心境,陈玉婷醇美的嗓音背后,更凝聚着一个女孩心底对爱、对未来的无限期待。“在我们的灵魂深处,无人知晓,只有我和我……”悸动的情感是如此动人,角色与演员本人的灵魂在这首歌里合一了,一曲唱罢,余音袅袅,全场寂静无声,《大慧星》导演、编舞克洛伊默默拭去泪水带头鼓掌,“小姑娘,你把我唱哭了。”

“其实,唱着唱着,我自己也哭了。这就是音乐的魅力,我唱的歌打动了别人,我被肯定了——这就是作为音乐剧演员的一种骄傲。”陈玉婷说,这是她成长至今唱过的内心情感最复杂、也最真挚的一版《别无他人》,每个音符也融入了自己从事音乐剧道路以来的初心,所以真切地把自己和角色都唱动了。

隐于女一号身后找到自己的光

虽然陈玉婷没能得到最想要的女一号,娜塔莎的闺中密友索尼娅一角陈玉婷丝毫没有犹豫就答应了。因为她想要参与这样一部高标准制作的音乐剧,更何况每个角色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光芒。

心怀对娜塔莎的深厚友谊与理解,陈玉婷用偏低沉的嗓音,呈现了属于索尼娅的独唱曲《独自一人》。随着舒缓温柔的钢琴声响起,女孩清澈又透亮的歌声,让热闹喧嚣的舞台安静下来。“在一众外国演员里,她的演唱完全不逊色。”“她的歌声里有天使般的纯洁和忠诚。”“比《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文版时期唱得更好了。”观众都被陈玉婷在这首“闺蜜之歌”中层次饱满的歌唱所打动。她的老师们也在观剧后表示,这个角色让她从原本甜美的声音中,抽离,用更沉稳的声线诠释了一个善良质朴的女孩,展现了一个专业音乐剧演员的丰富和多面。

全英文台词与唱段,怎么啃下来?“就是用笨办法。”反复听原版的原声带,吃不准发音就请教剧组的外籍演员,所有歌词都抄在随身携带、随时可以翻阅的小本子上,与陈玉婷进阶组排时那分不清白天黑夜的头两周相比,这些都不算什么。“当时为了跟上全组的进度,每天晚上凌晨两点多都不能睡……”走出至暗时刻,人们终于看到聚光灯下挥洒自如、状态稳定的索尼娅。在今年3月迎来其他卡司之前,陈玉婷还要继续演下去,心安,用更沉稳的声线诠释了一个善良质朴的女孩,展现了一个专业音乐剧演员的丰富和多面。

公告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于2022年2月25日就本区蓬莱路地块(678、682、684、685、686、688、690、694、703、704街坊)旧城区改建项目作出房屋征收决定(黄府征[2022]3号),地块征收补偿方案已于地块范围内以及政府网站予以公示。范围内有被征收户:1、蓬莱路402弄16号102室,权利人:张君海;2、蓬莱路402弄16号101、301室,权利人:张君文。

征收实施单位无法与上述被征收户权利人取得联系。上述被征收户的《房屋征收评估分户报告》、《征收补偿方案》、《选房、签约规定》等房屋征收补偿材料已于被征收房屋地块公示栏(上海市河南南路681号)公告。

特此公告,请被征收户权利人或其家人(若权利人亡故,其合法继承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向我司取得联系,配合协商房屋征收补偿具体事宜。公告期满后,黄浦区人民政府将依法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

征收实施单位:上海市黄浦第三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河南南路681号
联系人:瞿经理 联系电话:13022195670

“颁奖季热点新观察”系列

好莱坞需要什么什么样的少数族裔故事?

■本报记者 柳青

今年奥斯卡最佳影片的人围片单上,《芭比》的票房最高,争议声最大,《奥本海默》获得提名的奖项最多,导演诺兰几乎被默认预定了最佳导演奖,《花月杀手》被视为《奥本海默》最大的竞争对手——它们是今年最佳影片奖赔率最高的三部。《坠落的审判》《可怜的东西》《大师》《留校联盟》关注点在男女主角和表演,相比之下,《美国小说》和《过往人生》低调得近乎陪跑。

然而随着颁奖季的奖项逐渐揭晓,英美多位影评作者认为,《芭比》《奥本海默》《花月杀手》“三足鼎立”很可能是公众看到的热闹,《美国小说》和《过往人生》这两部文艺小品才是被低估的“黑马”。在今年整体乏味的奥斯卡候选影片中,这两部影片既同属于热度未退的“少数族裔叙事”,又各自独特的路径向好莱坞正在刻奇化的“少数族裔叙事”发起挑战,喜剧的《美国小说》和忧伤的《过往人生》共同以“喜剧的忧伤”调侃着这个时代的美国主流叙事:面向大众的电影到底需要什么什么样的少数族裔故事?

皆大欢喜的“进步”

《美国小说》里有一个场面,一场作者见面会上,白人女主持一脸深情地请小小说家到洛阳纸贵的黑人女作家分享创作心得,这位爆款作家义正词严地说着:“我们这个群体的声音在哪里?我们的故事在哪里?”在座白人,白皮肤黑皮肤黄皮肤,纷纷颌首且眼露目光。接着,当这位被视为“非裔美国人代言”的女作家翻开她的小说,念一段充斥着贫民社区的暴力和性的陈词滥调时,镜头不动声色地一切,画面上转瞬即逝是白人女主持不耐烦的嫌弃表情。

喜剧没有正面出现,但是喜剧精神支配着这个伪装成正剧的假正经情境:从创作者到受众,所有人心照不宣地投入于表演“为平权发声”。被白人垄断,又出于市场需要而必须“正确发声”的出版界,预设了有色人种的作者书写“被侮辱被损害的边缘人”的故事;作者明知这是掌握话语权的行业系统和消费市场制造的媚俗命题作文,照单全收了偏见并投其所好,作为



喜剧的《美国小说》和忧伤的《过往人生》共同以“喜剧的忧伤”调侃着这个时代的美国主流叙事,《美国小说》结束于两个黑人作家在话语场中的“失语”,《过往人生》开始于亚裔女性主动的目光回击,闹剧般的“失声”和安静的“回看”,构成对当下好莱坞少数族裔故事的充满力量的质问。图为《美国小说》剧照。

文艺名利场的投名状;消费者和评论界明知这是内容制作方所表演的“正确”,仍甘之如饴地投入其中,为这场声势浩大的演出制造闭环,也就造成了皆大欢喜的“进步”。

白面具,黑面具

《美国小说》的男主角蒙克是郁郁不得志的学者,当他像白人作者一样写着学术著作时,寂寂无名,经济困顿,一朝投入这场“少数族裔”的表演,一部故意“粗鄙”的、刻意自我奇观的“黑人文学”作品却让他咸鱼翻身。《美国小说》明白地嘲讽着英语文学出版界的偏见之怪现状,又何尝不是对这些年电影评选中宛如游戏进度条的“族裔平等”的调侃。

片名里的fiction是广义的“虚构文学”的意思,有色人群的身份认同成为一场事先张扬的“虚构文学”,牵扯出罄竹难书的虚伪和虚无。蒙克的弟弟克拉克堕落成声名狼藉的匪帮,然而他在公共空间里是失语的,他的形象被兄长、被功成名就的畅销书女作家们剽窃,成为他们在文学奖项中逐鹿的工具人。蒙克曾不惜一切地渴望抹去“黑皮肤白皮肤”的分别,进入被白人学者垄断的文艺理论领域,渴望自

己能超越肤色被视为“广义的知识分子”而非“黑人知识分子”。这正应了黑人作家法农在《黑皮肤,白面具》里的总结,黑人群体被塑造了至深至显的身份自卑,他们追求的“平等”是一张白面具。至于那位坚持制造“原生态黑人文学”的女作家,她牢固捍卫的“黑面具”与其说是身份认同,倒不如说是顺从于资本和名利的选择,就好像以“反消费主义”为卖点的消费主义。蒙克和女作家都明白他们各自背叛了真实的身分认知,但是当他们俩在文学评奖否决一部黑人题材作品时,反对无效,三名白人评委激动地宣称:“这让我们听到了黑人的声音!”《美国小说》并不深刻,但足够让人们看清支配着“身份”和“话语”的权力关系。

失语和回击

《过往人生》不至于如此尖刻,不过联想去年在奥斯卡评选中大获全胜的《瞬息全宇宙》对亚裔生活和家庭关系的套路化想象,《过往人生》可算是温柔且文艺的反击。《过往人生》里不存在在东亚伦理支配的情感窒息的大家庭,没有含辛茹苦干洗洗衣店或餐馆的一代移民,也没有一个为了“群体融入”而痛苦不堪的年轻

二代移民——塑造“疯狂亚洲人”的全部配方在此失效。

韩裔女作家席琳·宋在她的导演处女作里,带来了一些新鲜的剧作思路,她在恋人亲密关系的离合和移民的身份摇摆之间建立微妙的平行对应。疏于联系的青梅竹马属于逐渐淡忘的故土,为了创作的野心和不可知的未来,女主角似乎功利又终于顺理成章地选择了一个说英语的犹太人。以初恋隐喻去国怀乡,错过的因缘对消逝的文化身份,这未必是全新的创造;女主角与初恋久别重逢,若有所思地对此时的丈夫说出“在他面前,我已经不是韩国人了,我变得太美国了。”这已经是预料之中的感慨。但《过往人生》仍然给好莱坞带去前所未有的电影表达,这就是电影开始的第一个画面,在入声鼎沸的酒吧里,旁白的声音揣测着画面上二女一男的关系,突然,这个亚裔女子转头,双直视着凝视她的镜头,她坚定地回击、对视着投向她的“看”,给出充满勇气的“回看”。

《美国小说》结束于两个黑人作家在话语场中的“失语”,《过往人生》开始于亚裔女性主动的目光回击,闹剧般的“失声”和安静的“回看”,构成对当下好莱坞少数族裔故事的充满力量的质问。